

今

生

有

緣

下篇

朋友說 譚談

嶽麓書院

於斯為盛

惟楚有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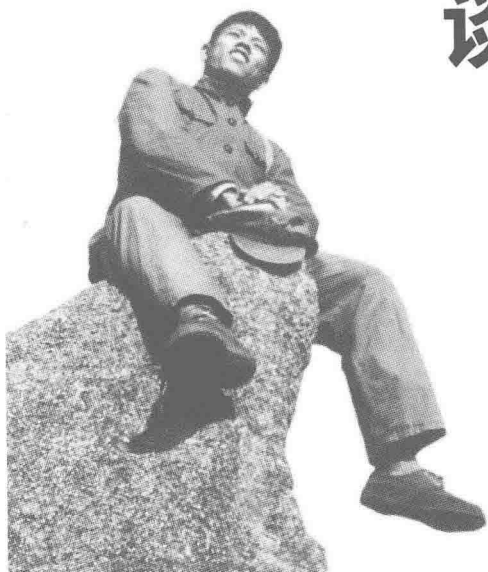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今生有缘

(下)

朋友说谭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有缘/谭谈等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12

(爱晚丛书)

ISBN 7-5404-3153-9

I. 今… II. 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553 号

《爱晚丛书》

今生有缘(下)——朋友说谭谈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1.5

字数:240 千字

ISBN 7-5404-3153-9

I·2039 丛书定价:378.00 元

单册定价:2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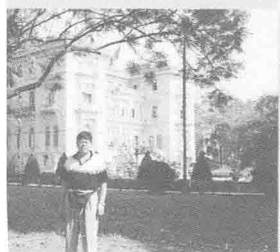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谭谈在罗马尼亚



谭谈在巴基斯坦



谭谈在越南



谭谈在马来西亚



谭谈在台湾

目 录

MU LU

作家朋友说谭谈

谭谈和金竹	吴承基	2
谭谈和他的《山野情》	叶蔚林	9
《山道弯弯》之后	古 华	15
生活·时代·责任感	萧育轩	20
我眼里的他	武俊瑶	28
谭谈,我认识	刘庆邦	31
作家也是一种桥	未 央	37
在弯弯曲曲的人生路上	张 锲	41
大山的儿子	姜贻斌	45
有感于谭谈同志的做法	凤 翔	60
谭谈的爱心	彭荆风	63
谭谈开车小记	彭见明	67
沉重的礼物	水运宪	71
潜心构筑“作家爱心书屋”的谭谈	廖静仁	74
连邵是个作家窝	陈建功	80

记者朋友说谭谈

文如其人	江 南	84
两栖生涯	何 洛	87
他攀登在弯弯的山道上	叶梅珂	96
昂起头来,往前走吧	陆建华	99
他爱那片黑色的土地	姜贻斌 刘春贤	102
把笔触转入名人生活	谢海阳	107
人如其文	林承先	109
星空那弯月	安 敏	111

目 录

迎接又一个文学创作的春天	唐湘岳	115
文坛艺苑一耕牛	萧祥海	117
爱心构筑的书屋	萧祥海	122
谭谈的金点子	萧祥海	129
从黑板报上走出的文联主席		
	陈柯平	134
我们的国家真是有希望	刘 颖	142
山那边的谭谈	萧 欣	145
一个先行者	萧 欣	149
读书路弯弯	冰 洁	152
绿叶对根的深情	陶田阶 田波澜	157
山道弯弯情意长	黄 燕	160
我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	李 更	166
人生就是一部书	郭笃先	168

评论家朋友说谭谈

在弯弯的山道上探索前行	曾镇南	172
评谭谈中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陆建华	186
悠悠野山情	林为进	202
向生活深层开掘	谢明德	206
让文艺园地充满道德的芬芳		
	徐俊西	211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世界	聂雄前	215
“桥”上的思考	文选德	219
忠诚于人民 真诚于艺术		
	胡良桂 胡师正	223
大山无言 回声有情	李炳银	234

目

MU LU

录

工人朋友说谭谈

山道情	李育凡	238
从弯弯山道上走出来的作家	李育凡	250
芳情	钟毅岗	256
祝福	谭立枢	259
坦诚面对人生 真情流溢天地	梁瑞彬	262
谭谈的煤矿情结	杨笃易	267
我识谭谈	苏凤良	270
谭谈的梦和“作家爱心书屋”	谢春阳	273
朴素的谭谈	余建华	277
谭谈,你用真诚写人生	刘广文	279

各方朋友说谭谈

谭谈和他的《山道弯弯》	刘佑平	282
在弯弯的山道上艰苦攀登	刘汉勋	288
路,就在脚下	魏文彬	296
山道上的足迹	成村	303
啊!矿灯	湘军	310
回看天际下中流	萧汉初	323
点石成金真境界	梦天岚	332
诗词三首	吴奔星 穆陶 晏西征	340
附录:谭谈的主要著作目录		342
谭谈的主要主编书目		344
谭谈研究主要文论目录		348
朋友说谭谈的其他文章		356
后记		359

作家朋友说谭谈



谭谈与臧克家



谭谈与魏巍



谭谈与刘白羽



谭谈与李瑛

作家朋友说谭谈





谭谈和金竹

——一篇过时的访问记

吴承基



三年前,当中篇小说《山道弯弯》问世的时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我欣赏作者的文笔流畅、细腻,更喜爱小说中主人公金竹的形象。这是一个朴实、内向的农村妇女,具有我国妇女传统美德。她象山花一样的温馨,象水晶一样的晶莹,象山涧溪水一样的明净纯洁,她的丈夫因公死亡后,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悲恸中,而是带着幼女,勇敢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当矿上让她去顶职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弟弟二猛,想到“矿上更需要男工”,毅然地把进矿的机会让给了二猛。在二猛的婚事上,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竭尽全力去成全凤月和二猛的婚事,只是在二猛负伤后,凤月另寻新欢时,她才应允了二猛的求婚。

这是一个多么贤惠而又美丽的形象啊!

去年,我又看了西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山道弯弯》……

岁月的流逝,冲走了记忆中的很多往事,但金竹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金竹的形象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我在想,恐怕读者也想知道。

说来也巧，一次我出差去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我见到了《山道弯弯》的作者——谭谈同志，交谈之下，我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现在记下，以飨读者。

谭谈原名谭达成，今年三十九岁，出生在湖南涟源县的农村里。1961年应征入伍去汕头，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有一天，他在部队俱乐部里，看到《解放军文艺》上登载的小说《永生的人》，很受感动。从此爱上了书。一有空，就读起《人民文学》等杂志。1962年，他有感于战士小王做的好事多，就给连队的黑板报写了一篇500字的小通讯——《假日里的忙人》。团宣传股长发现后，把它抄下寄给《汕头日报》，题名改为《克勤克俭的小王》，很快就发表了。这是他走向文学殿堂的第一步。

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使他难以忘却的是《收获》编辑部对他的热情而又真诚的帮助。那是1965年，年方二十的谭谈，写了一篇小说《采石场上》，投寄给《收获》。没想到编辑部很快就来了信。信上说：“……《采石场上》写得不错，我们第四期小说专号决定发表。”信中还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我们需要发表一些抗战生活的作品，你经常跟老首长在一起，能否为我们写一些这方面的小说。”

小说的发表和编辑部的热情约稿信使他大受鼓舞。不久，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向军长学理发》。《收获》编辑部又来了信：“最近看到你的作品《向军长学理发》，很不错。我们不一定要大文章，几千字的小文章也要。”他有感于编辑部的热情，写了一篇5000字的小说《水上飞》寄给《收获》。前后退改四次，每次有详尽的修改意见。退改信加起来字数和小说的篇幅相等。在编辑不厌其烦和耐心的帮助下，小说发表在1966年《收获》第二期上。





这使他激动不已！

谭谈激动地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位编辑的名字，我多想见见这位编辑同志啊！”

近年来，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采石场上》，小说、电影剧本集《山道弯弯》，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等。如今还在辛勤的笔耕。一个只读过七年书的人，能成长为一个作家，这里有党的培养，有编辑的辛勤浇灌，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从他的成长不是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吗？

在我的心里还挂念着《山道弯弯》，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金竹形象的塑造上。

他跟我讲了生活中两个普通人的故事。

有一年，他去金竹山下的矿上采访，结识了一位二十八岁的苗家妇女。其夫在一次抢险斗争中不幸牺牲了。留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岁半。她丈夫是湘西人，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当领导征求她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干了十几年，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领导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她说：“给我工作吧！我不能趴下来吃国家的劳保。我有手，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她工作了，当上了炊事员，挑着点心下矿井，把可口的热饭、热菜送到矿工们手里。她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当上了矿、局劳模，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

这位苗家女给他印象太深了，以至如今谈来，谭谈还是那样充满着激情。在他朴实的叙述中，金竹的形象仿佛

悄悄地向我走来。

接着，谭谈说起了第二个感人的故事。

那是又一年的夏天，他到另一个矿井采访，住在一个只有十几张床位的招待所里。遇到了一位女服务员。她工作勤恳，认真负责，每天把床位收拾得干干净净。人长得很美，见人总是含笑，可言语极少。经了解，这位女服务员是一位烈属。丈夫因公去世二年多了，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一一谢绝了。她默默地象信守恪守一样，每月总是带着三岁多的孩子，去丈夫家看公婆一次，从不宽裕的经济中，节约一些钱来孝敬公婆。

谭谈从往事的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说：“我结识的那位苗家女和服务员，都是在社会风气遭到污染的动乱年代，当时，人与人的关系，正可怕地向金钱化发展。一些人，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对我们的生活，丧失了信心。但是，我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她’上，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美德在闪光。……我决心写这些普通人，写这些普通人身上的美德，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美，为社会主义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唱一曲赞歌！”

很快，《山道弯弯》写出来了。发表在1981年《芙蓉》第一期上。不久《小说月报》加以选载。上海、甘肃两家电视台先后据此改编，搬上了荧光屏幕。全国各地给谭谈写来了大量来信。读着这些滚烫的信笺，谭谈哭了！这是幸福的泪水。一部作品得到那么多的知音，那么大的反响，对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欣慰更激动的哩！

金竹的形象在我眼前愈来愈分明，我从苗家女的身上看到了金竹的识大体、爱国家的优秀品质；我从那位女服务员的身上又看到了金竹的贤淑、文静和一颗闪光的心。





我对比着、琢磨着,这两个生活中的原型与作品中金竹的同异,隐约间觉得似乎还少些什么,一时也说不清。

谭谈从我思考的表情里,好象看出了我寻根究底的心情,他坦率地说:“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是从我爱人身上得来的,你没想到吧?”

他又和我谈起了他的爱人,他的爱情……

1968年,谭谈从部队复员到涟邵煤矿。当过钳工、电焊工。在他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个叫谢梦兰的女工,可他们从未有来往。有一天,小谢的师傅喊他到小谢的房间去玩。房间内开水倒空了,师傅说:“小谭,你先坐,我去灌一瓶开水。”说完走了,留下他和小谢二人,彼此没有说话,空气顿时好象凝固了,人也显得局促不安。这时,屋外来了一批女工,是小谢的工友。青年人对这类事是敏感的,一见此状,想当然的认为他们是在谈恋爱了,便轰地一声跑开了。其中一位好事的女工还把他们“恋爱”的消息报告给广播员。这样,矿上的人都传开了。一个偶然性的事件,由于喜剧的渲染,促使他们以假当真的谈起了恋爱。

爱情生活是美好的,但有时也会晴转多云。正是在那阴郁的天气里,反映了温存、贤惠的谢梦兰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

1969年的春节,谭谈的住房意外地发生一场火灾,衣服、蚊帐被子,尤其是他心爱的书籍全付之一炬,使他十分懊丧。是小谢用好言相慰,是小谢拿出钱来为他添置衣、被。不久,他俩因陋就简地完了婚。

一年后,谭谈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为了住院治疗,他从矿上借了五百元。后来,母亲不行了,借的钱也用光了,谭谈十分着急,是小谢弄来了棺材,又是小谢掏出贴己钱

二百元为婆母办了后事。母亲去世后,给乡下的父亲和十一岁的弟弟更带来了生活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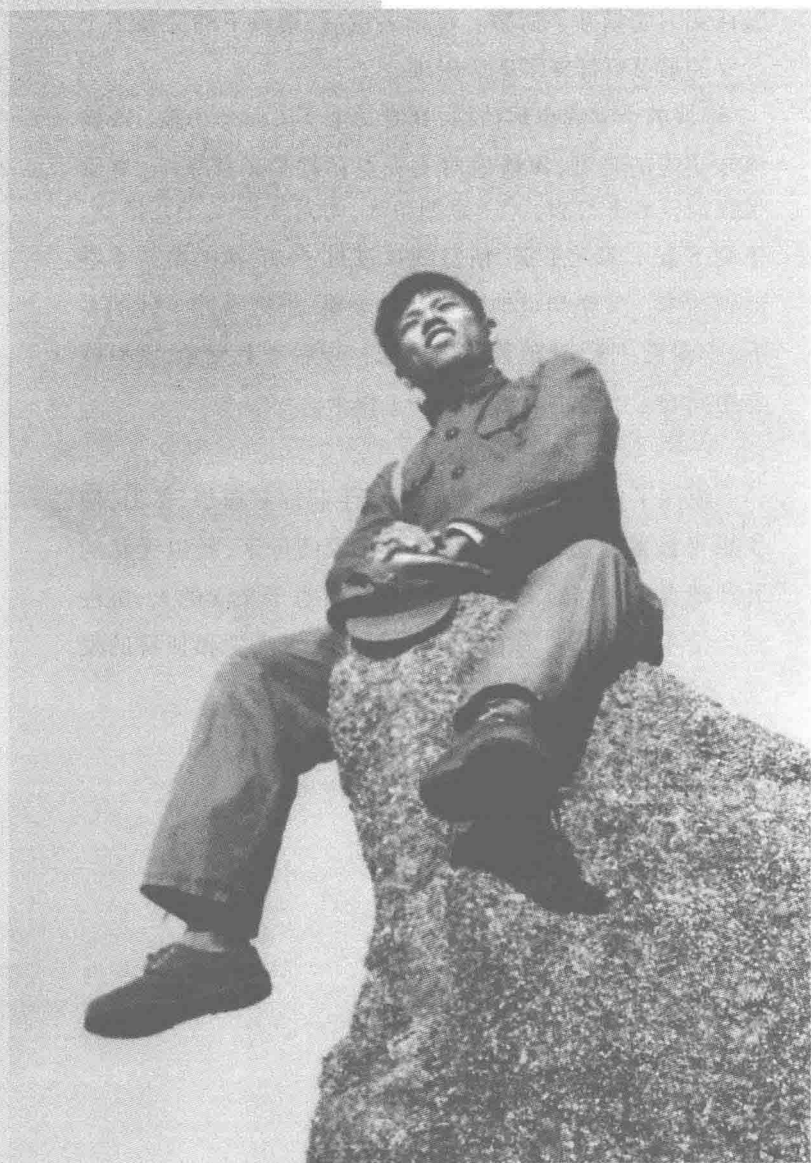
谭谈的小家庭也很拮据,其时又生下了一个小孩。小谢深知丈夫的苦衷,深情地对丈夫说:“把弟弟接来吧,有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一家四口人,每月除还二十元借款,还剩下五十四元工资,精打细算过日子,培养弟弟从小学读到初中。父亲知道他们生活的艰难,想把小儿子接回乡下,小谢说:“爹,让他读完高中吧!今后考上大学,家里就不用操心了。考不上也好找个工作干。”

.....

夜深了!当我送走谭谈,不禁生起许多遐想,然而,使我想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生活是作家的母亲,她以无私的乳汁哺育一代代的文学新人。凡是有志于文学的人,沉浸到生活中去吧!只有在生活中有了深切感受和独特的发现,才能创作出独特的感人的艺术形象。

(原载《当代文坛报》1984年3月10日)





不知天高地厚的年岁。

谭谈和他的《山野情》

叶蔚林

《山野情》是谭谈继《风雨山中路》之后出版的第二部长篇。谭谈要我作序,我不禁有点惶然。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凡作序者应该是作者的文学前辈,或是年高德劭者,或是其它名气很大的人;否则作者是“沾”不到什么“光”的。然而我除了痴长谭谈几岁之外,其它都不挨边。那么谭谈为何要我作序呢,我想为的是友情。诚挚的友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不受利益和实惠的羁绊。

有目共睹,谭谈的创作,几年来发展迅猛。以《山道弯弯》为新起点,激情喷薄,一发而不可收拾。1982年以来,长、中、短篇一齐上,已发表百万字以上。他写作速度极快,才听他构想一部长篇,似乎眨眼间就全部写到稿纸上了。我常说:谭谈写一部长篇,我只能写一个短篇,这句话虽含有嫌他写得过快,写得有点粗糙的意味,但我真心羡慕、佩服谭谈。

读罢《山野情》。我觉得与谭谈过去的作品相比较,又有了新的进展。如果说谭谈过去的作品,多是写矿山一、两个人物的命运、悲欢的话,那么《山野情》的生活画面就广

作家朋友说谭谈





阔得多了，写了上十个人物的感情纠葛和命运的交织，而人物的感情和命运又都衬托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背景上。如果说谭谈过去的作品侧重写故事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侧重用事件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话，那么《山野情》却比较注意了对人物的感情世界的开掘。通过对人物感情世界的剖析表现人物。正如谭谈自己说的：“开掘出矿工心中的感情矿藏！”如果说谭谈过去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大都比较“单纯”，色彩分明的话，那么《山野情》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就复杂多了，其变化也曲折多了。我特别喜欢康大东、李小丁和康薇薇这三个人物。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方式具有时代的特色和自己独特的轨道。他们的形象多少超越了自身，具有普遍意义，给人以启迪和联想，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然而我不能再做具体的评论了，厚厚一本《山野情》其得失不是三言两句说得清的。真正的评论还是留给评论家和明眼的读者吧。

我倒是想说说谭谈本人。

如果你以一般作家的“派头”来想象谭谈，那就彻底错了。他个子不高，粗壮结实；平头，脸上皮肤粗糙，两只门牙缝隙极宽。他乡音浓重，大嗓门，说话很难懂，不习惯的听来似乎是一片噪音。他的穿着，冬天体面些，夏天永远穿件圆领白汗衫，一条短裤，足踏泡沫拖鞋。就这身打扮，他自我感觉良好，走南闯北，照样大摇大摆进京西宾馆和锦江饭店。当然也不是没闹过笑话。1983年夏天，谭谈应邀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笔会。制片厂笔会的内容主要是看参考片。看参考片控制极严，到会者也得排队按顺序入场。第一天，谭谈在队伍前面，一下子就被看门人揪出来了，解释半天，好歹才让他入场。第二天，谭谈在队伍中间，想蒙混过